

又在洞東壁用紅色筆書寫題識爲：「惠超法聖伯嘗到此間」「戒明到」「智峇」「三月九日到此日畔晏」，以上皆爲漢文。旁尙有用民族古文字劃者，未錄。其中可注意者，溝西D洞及河壩南岩洞中，均有「金沙寺」等字。疑「金沙寺」爲漢人在龜茲所建立之寺廟，慧超往五天竺記云：「安西有兩所，漢僧住持。行大乘法，不食肉類」。慧超不知是否即題記中之惠超，慧超過龜茲時在開元十五年，時庫木土拉佛寺正是興盛時期也。

在乾溝迤北佛洞區，有石室五所。在廊下開一通道，五洞可通行。中有一室(E)(附圖玖)，頗寬廣，四壁均刻有漢文及民族古文字。東壁刻漢文「成香」「還原」四字；又刻有迴文刻辭，字甚模糊，可見「法輪常轉」等字。北壁東牆，刻民族古文字(G、H)兩行；北壁西牆，刻漢文「惠親惠」等字，同時刻有民族古文字(A、B)兩行。西壁刻有漢文「向明」「沙門日」，同時亦刻有民族古文字(C、D、E、F)四行。各洞佛像，僅存背光，面像已遺失；或僅存殘身，頭部殘缺。大唐西域記稱：「昭怛釐佛像莊嚴，殆越人工」。今由其他各洞殘迹，亦可見當時佛像盛況。清徐松西域水道記稱：「丁谷山有石室五所，高丈餘，深二丈許。就壁鑿佛相數十鋪，瓔珞香花，丹青斑駁」。是在前清中葉，石像尙存也。西域水道記又云：「洞門南向，中有三石楹，方徑尺，隸書梵字，鏤刻回環，積久剝蝕，惟辨『建中』二字。」(並上卷二，頁十三)。所謂「隸書梵字」，大概是指民族古文字題識，惟「建中」二字今不見，或是星伯誤認也。沙門題名今尙存。

九月七日，仍掘河壩洞。除發現帶字陶片外，餘無所獲。乃移至東廟(D)發掘。發現銅片及殘紙少許，並佛像殘件，知此爲廢廟基也。但此廟已爲前人盜掘，遺物無存，故停止工作。八日移至千佛洞之南，庫木土拉村莊附近舊城工作。舊城名色乃當，遺址尙存，週約四百二十米，四方形，城中已開墾爲熟地。余等在城東北隅，拾唐代陶片數枚，間有帶波紋灰陶片，當在唐前。在城北里許，且有一陶片上劃漢字，字迹甚模糊。有土堡一，本地人稱爲「砲台」，蓋爲當時守戍官兵瞭望之所。在沙雅河(渭干河)西岸，與河壩洞區東廟相對，亦有古代寺廟遺址一區。我等於九月十二日，由阿克雅爾前往探查，此地亦名千佛洞，實爲大廟遺址。形同一小城，周約三百八十米。沿城四週，均有住宅遺迹。城東有方形高塔一座，底寬八，高約七米，磚砌。形同西安大雁塔，惟頂部已殘毀，我疑此爲龜茲古代雀離大寺遺址。在城西亦有高塔一座，下爲方形，寬約八米，上畧圓形，寬約六·三米，高約六米餘。城中已生青草，除拾得唐代陶片外，餘無他物。

沙雅河(渭干河)兩岸遺址，根據大唐西域記，當爲古時昭怛釐。西域記云：「荒城北四十餘里，接山阿隔一河水，有二伽藍，同名昭怛釐。東西隨稱，佛像莊嚴，殆越人工」。今按其形勢，遺址均散布於確爾達格南麓，跨木札特河即沙雅河出口處，即西域記所稱接山阿隔一河水者也。南距伯里克斯之于什格提大城，約四十餘里，與大唐西域記所述方位大致相合。城三